

无愁河的浪荡汉子·朱雀城

黄永玉 著

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上学之前，爸爸对序子讲：“今天星期六，中午放学不要到处逛了，早点回家，爷爷在考棚等你。”

序子问：“等我做哪样？”

“爷爷等你还不好？”爸爸说，“喜欢你才等你，你几时见过爷爷等人的？”

“嗯！做哪样他一个人住在考棚？让婆一个人住在女学堂？”序子问。

“老人家想一个人清静，女学堂吵。”爸爸说，“等上了梁，盖好房子，他就回芷江了。”

“那么老了，做哪样还去芷江不回家？”

“他喜欢在外头做事。”爸爸说，“你早点回来，我等你一起去见爷爷。”

“嗯！”序子背着书包走了。

序子一个人走在街上，他想他和爷爷好生疏。一个老头子住在一间空房子，也不找人，人也不找他。跟哪个讲话呢？跟

自己讲话；跟自己到底讲不讲话？不讲话的时候想什么？做哪样四满满跟爸爸都怕他？大家也都怕他？又喝酒，又抽烟，一个人……满脸皱……有的老头子很和气，爱跟人絮毛，很快活，像倪姑公、刘爷爷、滕爷爷……讲是那么讲，爷爷长得也不像个土匪，也不像个秀才，也不像个财主爷，也不像个当官大老爷，也不像个侠客……他有好多好多妹，他的妹全是老娘子，一个年轻好看点的妹都没有。他的嫁娘就是婆，婆也是老娘子。讨嫁娘做哪样专讨老娘子呢？对！天底下老娘子总要有人讨；老头子不讨老娘子，剩这么多老娘子哪个要？

婆也是话少，婆话少虽少不恶嘛！又恶又话少就显得阴肚子，阴肚子的人自然是让人怕了；阴肚子里头的恶，人家看不见，看不见就越想越怕，像有钱的财主装穷让人看不透……

爷爷七十多做哪样还不死呢？怕是跟抽雪茄烟喝酒有关系。这两样东西都是杀微生物的。要不然，熏蚊子点烟包，消毒用酒精就白做了。看那个样子，一点死的打算都没有。也不咳嗽吐痰，走路挺着胸脯一步是一步。训人的那恶嗓子像打闷雷……

爷爷你在考棚等我做哪样呢？矮子老二表哥在那里照拂他嘛！我又不会点打汽炉子煮汤下面，又不会切烧腊肉、倒酒，又不会陪你讲酒话，醉在地上我又冇劲扶你上床。

我不怕你！我怕你做哪样？你骂我，我就骂你！我有哪样事情让你骂的？你骂我，我也会走，听都不听！我牵婆来陪你！你骂婆好了——你没骂过婆，咦？怎么从来没听见你骂婆？

唔！你骂我，我就牵婆来。

我过我的日子，你过你的日子，我没有空想你。人家问我有没有爷爷，我当然讲有。你在北京，又在芷江，你有口外国大黄牛皮箱，还有牛肚子大的外国大牛皮提袋，上头有好多亮晶晶的铜锁铜钉铜泡泡，换了别个就很牛皮，我一点也牛皮不起来；大家不认得你，你像外头人，没人相信你是我爷爷。

我也不懂，一个人乖乖地做爷爷不好吗？偏生地让人怕。大家怕你，你有哪样好？要是个个爷爷都像你，天就坍了！对了，你可以上东三省骂日本人，去收复失地，去打九一八！让日本人怕你。

你回来，害我一学期的大楷字三天写完，累得我想呕。爸爸以为你傻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会看穿他耍的把戏，你又不是小孩子那么容易上当，他在拿我的辛苦讨你喜欢……你喜欢吗？你根本就没翻过我写的大字……

爷爷这一类不笑的老头子，是不是一生下来就不会笑？还是以后哪个时候，遇到哪样事情才开始不笑的？一个人不笑，一定不喜欢别个人笑，多没有意思！要是“太”还在，我就会问“太”，你儿子——我爷爷，小时候笑过没有？我还会笑她，你怎么会生出这么个没有意思的儿子？

笑是天生的，不用学的。是不是没有人的时候你躲起来一个人笑？

我长大就会晓得爷爷这样的人世界上到底还剩多少！

爷爷起床就抽四川省“金堂”雪茄烟，就喝高粱烧、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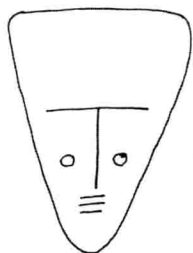
谷烧，完全用不着读书写字。搞这两样东西是他每天的功课，算是最勤学了。哼！你就这样子勤学罢！……

序子一路想到岩脑坡洞庭坎子，上坎子的地方碰到王本立。他和王本立算不得好。王本立其实也没有哪样对不住人的地方，他糯，脑壳长得像慈姑，上大下尖，《小朋友》杂志上登了一段滑稽谣：“丁字不带钩，两边挂绣球，三天不吃饭，变个猴子头。”同班人改成“……变个王本立”，照样子看，很像；王本立就不高兴，打又打不赢人家，低着脑壳难过。难过的样子更难看，就更引人欺侮。样子长得不好做哪样就要欺侮他？尤其是那个姓高的高友京“蛇螺壳”，蛇螺壳是一种病，满身的皮像鳞甲，还有一点腥臭，他时时刻刻不管上课下课用手抠痒，抠出好多干皮皮粉粉，地上、课桌上，哪里都掉得是。在班上，他岁数大一点，没有人敢挨他、惹他、碰他，怕传染。他居然动手动脚欺侮王本立。

序子打过他两回，用脚钩倒再踢，不想沾他的皮。他说他不敢了；不敢就好。以后真的不敢了。旁边看闹热的同学也不再欺侮王本立。

王本立问序子：“今天小考常识二十七课，先生讲的那些东西，你懂吗？”

序子说：“不懂，一点也不懂，都是些大人的事情——地方自治。民权和自治，国民行使四种政治权利，须先有自治能力，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，很注重地方自治。建国大纲规定



丁字不带钩，

《小朋友》杂志上登了一段滑稽谣：『丁字不带钩，两边挂绣球，三天不吃饭，变个猴子头。』同班人改成『……变个王本立』，照样子看，很像。

县为自治的单位，训政时期，政府当派员到各县，协助……”

“你不懂又背得出？”王本立奇怪。

“不懂，背起来才容易。”序子说。

拐弯上文昌阁有一个做鸡蛋糕的摊子，带把手的铁锅子上有十二个圆盒盒，把糖面浆倒进盒子里头，盖上带把手的盒盖，底子有文火慢慢就将鸡蛋糕烤熟了。热热的，金黄的鸡蛋糕亮在眼前，用一根铁签子挑出来摆在盘子上等人买。其实，半个鸡蛋也没有，只是加一点红糖和碱水。

摊子老板名叫“现星”，四十多五十岁的人，同学直接叫他名字也不发气。讲真话，他这种鸡蛋糕并不特别好吃，只觉得他做得好玩，地方选得好，经过的学生都闻得到热腾腾的喷香味，荷包里的铜元忍不住要蹦出来。尤其开明的是他允许赊账，地点又卡得死，说几时还钱就几时还钱，除非你不上学。

序子买两个，自己咬一个，王本立跟着咬一个。王本立家里穷，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；所以，现星不会做梦想王本立买他的鸡蛋糕，更谈不上赊账。

陈文章家里有钱，好东西吃得多，值不得吃这种鸡蛋糕；戴老毛家里更有钱，背后跟一拨人，鸡蛋糕一盘一盘叫，“赏”给大家吃……

走到石莲阁门口上课铃就响了。刚放下书包，胃老头子就进了教室，一句不响，转身在黑板上写四个字：捕蛇者说。

“今天讲抓蛇的事——

“柳宗元。晓得柳宗元吗？不知柳宗元不堪为文也……柳



宗元是唐朝最聪明的人，会写文章，会做诗，会当官，四十七岁就死了。写了好多好文章，好诗，可惜！可惜！我都六十多了，就写不出一篇一首好文章、好诗，你们晓得是哪样原故吗？”

大家说：“晓得！”

“说说看！”胃先生说。

“你没有用！”大家齐声叫起来。

胃先生哈哈大笑，笑得腰杆弯到讲台背后去了，“对！对！我没有用，所以吵！今天只能到小学当你们的先生，帮你们讲讲柳宗元的文章如何之好法——

“‘永州之野产异蛇，黑质而白章……’

“我读一句，你们跟我读一句，——我咳嗽不要跟。读完了我再讲……‘触草木尽死，以啮人，无御之者。’‘触草木尽死’这句话，嗯！怕靠不住！毒到触草木都死了，它靠哪样过日子？‘以啮人，无御之者’，这还说得过去……”

学生慢慢摸到胃先生讲课的路数，对文章和他本人越贴越近，顺着他的意思去想，连调皮的滕代浩、刘兆雄都摇头摆尾像似读出点味道来了。

……

常识课，曾先生讲他的，学生们想学生的，也不见有什么考试；序子的心思一直飘摇在考棚里头坐着等他的爷爷身边。滕先生的体育课不用费神，跟着跑跟着跳就是。

行了，下课了，放学了。

序子文昌阁回来，脑壳里的门全关了，不听不看，一味只

往女学堂走。

又说爸爸不等他，先到考棚去了。进到考棚爷爷房里，只见两个人都不说话。爷爷坐着，爸爸站着。序子连忙跟爸爸站成一排，好像两个讨饭的。

倪家矮子二表哥进进出出端小菜和酒壶酒杯。

“嗯——”爷爷出了一声。

“你嗯哪样？爷爷。”序子问。

“你可以走了！”爷爷说，“伢崽今夜跟我困！”

“喔！那我走了！爹。”爸爸转身对序子说，“书包我帮你带回去！”

序子眼看爸爸提着书包出门。

“过来吃饭！”爷爷叫序子。序子学得乖，要帮爷爷倒酒。爷爷用手挡住酒杯，“今夜间不喝酒，我要带你去城隍庙看戏。”

“城隍庙没有人唱戏的。”序子说。

“有。”

“有？怎么我没听到？”

“有就有，快吃饭！”

吃了一阵子，爷爷歪过头看序子，“你喝汤、吃饭没有声音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我问你！”爷爷说，“你就回答。”

“猪吃饭才有声音。”序子说，“还有咧！寝不言，食不语……”序子低头吃得很认真。

爷爷看着序子，夹了一块牛肉巴子放在序子饭上。

“多谢！”序子轻轻说了一声。

“有人教你的罢？”

“嗯！爸和妈讲过，小地方也要注意。”

爷爷走在前面，矮子二表哥牵着序子跟在后头。过北门口，右转登瀛街，出道门口，左转正街……

一路上爷爷挺着胸脯，两只小眼睛忽眨忽眨地朝前看，短白头发像刷把头。有人认得的向他问好，他也左边点下头、右边点下头。他不拿拐棍而捏“金堂”烟，抽一口走五步，又抽一口走八步……到了，右拐弯进城隍庙。

果然城隍庙门口好多人。矮子二表哥向看门的交了两个大人的“戏钱”，穿过二十步窄弄子就到了戏场。

城隍菩萨大殿坐东朝西，戏台坐西朝东。戏台很高，做哪样盖这么高的戏台？古时候也有古时候的蠢！

广场上搭了一层比一层高的木架子看台，面前留条长板板放茶杯，三个人幸好坐第一排。不少佻皮的伢崽在看台底下钻来钻去，还有“唻、唻”屙尿的。

有人忙着沏茶续水送热手巾。爷爷关照序子不要用他们的热手巾，免得传染沙眼，序子说晓得。

卖“椒盐唐山”的，卖花生的，卖葵花子的，顶着簸箕来回呼叫。不管你唱不唱戏，他叫他的。序子很早就认为是个事情。

爷爷在喝茶。他没有讲这里的茶叶不好，家里的好，一口一口喝。今夜间他会一直喝到底，喝到没有茶叶味散戏才罢休。

粉牌上的戏目是全本《白蛇传》，辰河高腔。

爷爷问序子晓不晓得《白蛇传》，序子说晓得。

戏台上点燃两盏打汽灯，亮堂、亮堂！像白天一样。矮子二表哥长得肥，跟爷爷办事累倒不累，就是烦，一天到晚烦也累。戏还没有开锣，他眼皮耷耷地准备入睡。原先他好好地坐着，然后两只手扶在放茶杯的板板上，然后脑壳顺着手背贴上去了，然后他想到爷爷在斜眼睛盯着他，他晓得爷爷眼睛尖，他慢慢直起身，两手硬撑着，脑壳歪到右边不让爷爷看到他耷拉的眼皮，他希望这样能维持到散场。不可能，爷爷时不时看他一眼，像一支拉满弓的箭引而不发，对着他背脊。爷爷不说话，他也不动，他等着挨箭。

“你讲你晓得《白蛇传》，你怎么晓得的？”爷爷问。

“我看湘戏，也看汉戏。”序子说。

“讲讲看！”

“哪！哪！有一只白蛇嘞！带一只青蛇做丫头，变了人，到杭州走玩，碰到个药铺徒弟许仙，喜欢许仙，就嫁送许仙了。金山寺有个和尚叫法海，爱管闲事，有准蛇嫁送人，白蛇有听话，就和法海斗法，斗不赢法海，让法海飞起一个钵子扣住白蛇，埋在雷峰塔底下。后来白蛇的儿子长大了来祭塔。戏好长，许仙原先不晓得讨来嫁娘是条蛇，吓病了，白蛇和青蛇还去盗仙草医许仙，又水漫金山寺。看起来好造孽，那个法海和尚讨人嫌。今天早上胃先生还教我们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，那是条毒蛇，‘黑质而白章’跟许仙的嫁娘和丫头不一样……”

“你讲得清楚，我听得明明白白。”爷爷说。

“明白就好！不明白等下你看完戏我再讲。”序子开始注意爷爷很可能是个好人，和他不熟就以为他是个恶人。

“爷爷！你去过杭州吗？风景是不是真的好？有朱雀好吗？有好多男男女女走来走去吧！嗯！说不定有三两个动物变的人夹在里头。”序子对这事很迟疑。

爷爷说：“不会的！这是文人写出来的‘古’，让人消遣开心，不能当真！杭州我好多年前去过，很繁华，房屋清洁讲究，人也清秀漂亮、文雅，读书的也多。不过住在那里要花很多钱，没有钱的人到那里心慌，看不进风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台上在“校”喷呐。喷呐是一定要事先校准的，不然套不上调。

打闹台了。序子告诉爷爷：“你不要相信打完闹台就唱戏。不会的。打完第一盘闹台之后，锣鼓班子的人就停下来喝茶，吐口水，咳嗽，擤鼻泥，抽烟……所有的那些讨厌的名堂一下子都要在台上搞完。还装着没事的样子，好像刚才那一盘闹台是别人打的。”

“喔！喔！”爷爷喜欢序子的开导。

“爷爷！你做哪样不转来过日子？你看你都老卡老卡了，你该歇一歇了，你别走了吧！你看你一个人在外头孤零零子。转朱雀来，找你的老朋友、老同学走玩，跟他们一起吃酒、吃烟。我有空就陪你讲话，给你讲戏，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外头好累！我是今天才想到的，我不晓得做哪样今天才想你的事情……”

爷爷听序子讲话，紧紧把住序子肩膀，一动不动……

正式开锣了。白蛇青蛇出场，许仙出场，断桥相会，盗仙草，白蛇生伢崽，水漫金山寺，虾兵蟹将，咦？咦？怎么搞的？法海祭起金钵子不灵了，怎么不灵了？法海让白蛇青蛇绑起来了！哈！勾住脑壳顶上的辫子悬空吊起来了。哈哈！白蛇、青蛇领着虾兵蟹将轮流抽法海鞭子，抽得法海悬在半空团团转，叫疼，求饶。白蛇、青蛇领着一帮人马，用法海的金钵子把法海罩在雷峰塔底下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太好了……我们朱雀的白娘娘就是雄，是罢？矮大，你光顾到困，可惜了！……虾兵蟹将一齐把法海吊起来——

法海说：“不要！不要！”

虾兵蟹将说：“还是‘要’好！还是‘要’好！”

法海说：“这样子我不舒服！受不了！……”

虾兵蟹将说：“受不了好！不舒服好！你舒服，我们就不舒服了！”

虾兵蟹将呵法海的痒，法海手舞脚蹬不得脱福，一边大笑，一边大哭，求饶。

散场了。矮子老二表哥打着马灯走在前头，爷爷拉着序子跟在后头。爷爷问序子读哪样书，序子说：“分两种。课内书，课外书。课内书是学堂里头的，课外书是学堂外头的。”

“学堂外头的你读过哪些书？”爷爷问。

“哈！那就多啰！《红楼梦》呀！《三国演义》呀！《东



法海这次彻底倒霉！

怎么搞的？法海祭起的金钵子不灵了，怎么不灵了？法海让白蛇青蛇绑起来了！哈！勾住脑壳顶上的辮子悬空吊起来了。

周列国志》呀！《封神榜》呀！《隋唐演义》呀！《西游记》呀！《镜花缘》呀！——”序子说。

“哪浪来这么多书？”

“借啊！田景友屋里，萧丹屋里，滕兴杰屋里，陈开远屋里，陈文章屋里，唐运隆屋里，赵家文屋里……”

“你都看懂了？”

“哎呀！就是嘛！有不懂的文言文就跳过去，不要紧的。不是懂不懂，是喜不喜欢。《红楼梦》我最、最、最不喜欢，妹崽家住了一屋，说一些小事情，啰嗦，肉麻；《三国演义》呢！人多，不认得，麻烦；《封神榜》有用处，以后方便认识庙里的菩萨；《西游记》看来看去差不多，讲起来危险，其实回回放心，真要是唐三藏半路让妖怪吃了，《西游记》就没有了；《镜花缘》无聊，信口乱吹；《水浒传》最好！有讲头。一遍两遍三遍看，放暑假、和同学爬山泅水的时候，就摆水浒……”

“《儒林外史》呢？”

“我原先认‘白眼字’，以为是《儒林外史》。看到王冕放牛以后就不看了。”

“那还有哪样别的书？《聊斋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？”

“我晓得是讲鬼的文言文，光讲鬼，我自家也会，不喜欢！”

“你胆子有好大？”

“不算大。”

“怕鬼吗？”

“怕鬼做哪样？我看好几回砍脑壳都不怕，会怕鬼？”



“唔！我晓得了，你是个角色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还有哪样？”

“《老残游记》啰！《儿女英雄传》啰！《今古奇观》啰！《三侠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啰，《济公传》《包公案》《施公案》啰，《平山冷燕》啰，《二度梅》啰，《天雨花》啰，《再生缘》啰。书柜子里头有一本薄薄的书叫做《大义觉迷录》，我正要翻，爸一把抢过去不准看。有一天我偷偷子翻了一下，也看不懂讲的是哪样……爸给我买过书，《增广智囊补》，《野叟曝言》，看不懂，没有用。我看过好多这样子的废书，像路上捡到块假光洋……”

“喂！要是路上捡到块真光洋，你怎么打算？”

“放到荷包里啰！”

“不还啦？”

“哪晓得是哪个打落的？我一嚷，大家都会过来抢。你不晓得，街上现在好多坏人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交送爸爸，让他去认真找人。”

“这办法我看不错……”爷爷说。

“你好久没回朱雀了，你不晓得，有好多拐子佬、拍花的，出门都要小心……”

回到考棚，二更打过。爷爷自己点燃美孚灯，叫矮子老二表哥回下房睡觉。抽屉里取出一大包带壳炒花生，叫序子坐对面椅子上陪他喝酒，吃花生。